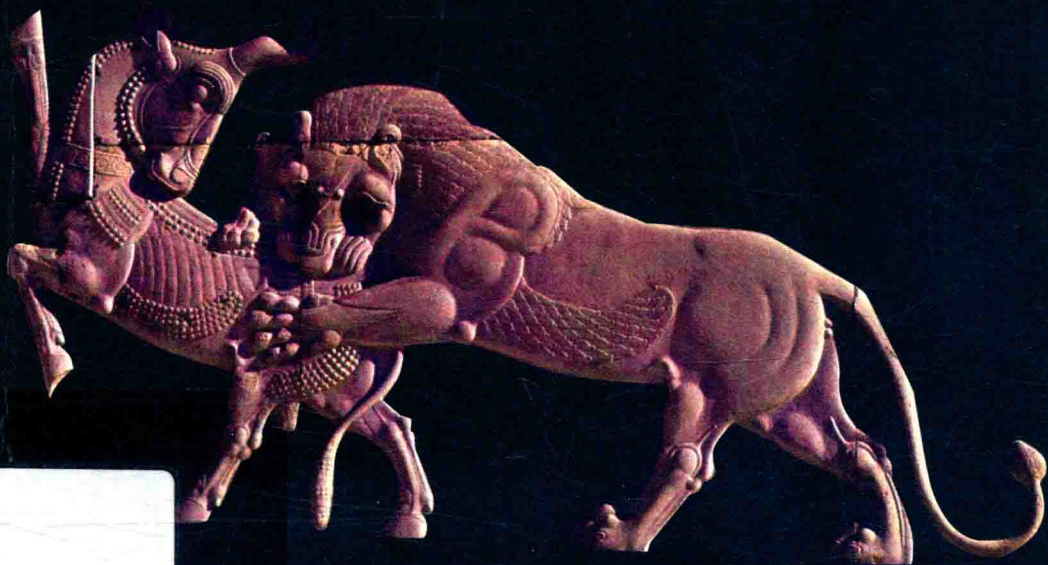


丝路译丛

从波斯波利斯 到长安西市

〔美〕乐仲迪 (Judith Lerner) 著 毛铭译 敦煌研究院 编

*From Persepolis
to
Chang'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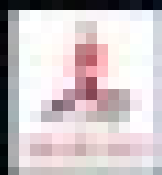


漓江出版社

从波斯波利斯

到长安西市

从波斯波利斯到长安西市



2011.11.11

从波斯波利斯

到长安西市

〔美〕乐仲迪 (Judith Lerner) 著 毛铭译 敦煌研究院编



*From Persepolis
to
Chang'an*

漓江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波斯波利斯到长安西市/(美)乐仲迪著;毛铭译;敦煌研究院编.
—桂林:漓江出版社,2017.7

(丝路译丛)

ISBN 978-7-5407-8247-4

I. ①从… II. ①乐… ②毛… III. ①文物—考古—世界
IV. ①K8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09316号

出版统筹:吴晓妮

策 划:周向荣

责任编辑:周向荣

封面设计:李诗彤

版式设计:何 萌

责任印制:陈娅妮

责任校对:张玉琴

出版人:刘迪才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773-2583322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10号院 邮政编码:100176)

开本:690mm×960mm 1/16

印张:11 插页:4 字数:110千字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10-67817768)

序一

玄奘之旅：血汗见证的“丝路译丛”

徐文堪

近年来，在中亚、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都有大量重要的考古发现，这些发现与中国北方出土的来华粟特人墓葬和遗物交相辉映，对于丝路历史和文明的研究具有突破性的学术价值。《丝路译丛第一辑·玄奘之旅》对此作了详细的阐述。书中还配有大量插图，展示考古所出的壁画、佛像、珠宝，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实为丝路研究佳作。

《丝路译丛》的作者来自俄罗斯、法国、乌兹别克斯坦、美国、意大利等国，都是世界级的东方学专家和丝路艺术史家，每一位都亲身参加国际考古队在中亚五国联合国遗址的挖掘工作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用血汗和青春见证了玄奘之路宝藏的出土，用著作填补了最近十年世界丝路学的空白，解决了诸多疑难。如马尔夏克教授，从事粟特考古五十三年，最后殉职埋葬在沙漠场地，被称为“中亚考古之父”。

《丝路译丛第一辑·玄奘之旅》的作者与著作有：

1. 俄罗斯冬宫博物馆高加索和中亚部主任、“中亚考古之父”

马尔夏克：

《突厥人、粟特人与娜娜女神》；

2. 法兰西学院葛乐耐教授：

《驶向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

3. 意大利拿波里大学康马泰博士：

《唐风吹拂撒马尔罕：粟特艺术与中国、波斯、印度、拜占庭》；

4. 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科学院院士瑞德维拉扎：

《张骞探险之地》；

5. 美国纽约大学乐仲迪：

《从波斯波利斯到长安西市》。

他们都是国际学界公认的研究丝路的权威学者，文章是历年国际会议上的代表作。目前第一辑六十万字，插图六百多幅，我审读一遍，不时停笔，击节赞叹。

丛书译者，伦敦大学的毛铭博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陶步思(Bruce Doar)博士和美国宾州大学的梅维恒(Victor Mair)教授，多年从事中外学术翻译事业，并亲自参与考古工作，他们组织的翻译团队，精通中、英、法、意、俄、阿拉伯、梵文、中古波斯、粟特文等多种文字，译笔准确、清丽、流畅。切望丛书得以早日出版问世。

徐文堪

(复旦大学教授，美国亚洲学会会员，《汉语大词典》总编纂)

2015年7月18日于上海

序二

欧亚大陆文明碰撞与交融的壮阔历史场景

葛承雍

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交流的要道，也是连接不同文明的重要环节。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实施，以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加之2014年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丝绸之路起始段—天山廊道”联合申遗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各界人士对丝绸之路的关注和研究渐趋高潮。

最近毛铭博士在伦敦组织多国考古学家撰写了《丝路译丛第一辑·玄奘之旅》，内容涵盖中亚五国丝路考古最新成果，是一套近年罕见的学术翻译著作。译丛第一辑共五本，全书共六十万字，图片六百多幅。图片包含最新的欧亚考古遗址平面图、古建筑复原图、文物线描图、壁画彩图等，提供了大量“一带一路”的文化情报，揭秘了“一带一路”上的许多历史悬案。

该丛书以丝路沿线地域为经，以文化交往为纬，钩织出不同民族、文明类型及其相互影响的历史状况，展示了欧亚大陆文明碰撞与交融的壮阔历史场景，以飨急需了解海外丝路研究动态的

中国读者。

该丛书译者有英国伦敦大学毛铭博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遗产中心陶步思博士、美国宾州大学梅维恒教授等资深学者，保证了这套书的真实性、权威性和学术水平。其中毛博士担任伦敦大学《中亚艺术考古学刊》学刊英文编辑十二年，陶步思博士担任英文版《中国艺术与考古》学刊主编十四年，梅维恒教授担任美国宾州大学《汉学》学刊主编二十六年，均翻译学术著作百万字以上。这套译丛的原文有英文、法文、意大利文、俄文、乌兹别克文、阿拉伯文等。全套书视野宽阔，史料丰富，分析深入，打破了过去传统的画地为牢、自我隔离、脱离时代、故步自封的旧习，开阔了国人的眼界，吸纳了新鲜空气，值得推荐。



(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总编辑，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

2015年8月

序三

西出玉门关,眺望撒马尔罕

王旭东

唐人王之涣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我想王之涣还是没有彻底走出去。从玉门关一路向西，度过浩瀚的沙漠，看到的便是李白笔下的景观：“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玉门关外，有管弦缭绕的龟兹、于阗，也有壁画斑驳的撒马尔罕。到了撒马尔罕，你才会明白为什么亚历山大和张骞会如此热爱这片土地：希腊的黄金、印度洋的珍珠、波斯的美酒、突厥的弓鞍，都在驼铃声中闪闪发光。

万里欧亚丝路上，中亚五国地处十字路口，北接草原，南往印度，东邻汉唐，西连波斯、地中海。历史上的粟特九国，是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一片肥美绿洲，位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而撒马尔罕古城正是粟特九国的文化中心。两千年来，粟特绿洲曾被波斯、希腊、贵霜、白匈奴、突厥、阿拉伯等邻国征服，也曾进入大唐帝国版图近百年（658—751年）；这里文化土层深厚，历来是欧亚各国考古学家目光之所聚。如果说从长安到罗马的万里丝路是一根足够长的杠杆，那么中亚粟特学则被国际学界视为撬动整个欧亚丝路的

支点。

从文化地理上说,中亚五国如同打开的扇面,扇骨的轴心就在敦煌。当年汉唐帝国首都长安和洛阳,因为路途遥远,不能直接沟通西域三十六国;而作为汉唐帝国海关,敦煌地处河西走廊,中原与西域的文书都通过敦煌这个重镇来传达。欧亚丝路的希腊、波斯、印度、草原文化遗产,随着丝绸之路的使臣、工匠、僧侣、商队,经由中亚传入敦煌,经历了汇聚、凝练、衍变,与汉唐风俗糅合为一。

敦煌,汉唐帝国给入华中亚人发放“签证”的地方。粟特人从撒马尔罕、碎叶城,经喀什、和田、龟兹、伊犁、吐鲁番进入敦煌,就开始需要使用汉文,也会被编入户籍、定下姓氏。如十六国的后赵国王石勒,祖先来自石国塔什干;盛唐将军安禄山,祖先来自安国布哈拉。来自撒马尔罕的胡旋女,也在敦煌壁画上留下身影,在佛国莲池前如风旋转。而几乎与此同时,在撒马尔罕的大使厅壁画上,出现了唐高宗上林苑猎豹和武则天曲江池划龙舟的场景,两地遥相呼应。当年敦煌绿洲爬满了葡萄藤,敦煌佛寺田产一度以盛产葡萄酒而闻名,后来学者从文献中发现这些擅长种葡萄、酿酒的寺院所属农户,原来主要是粟特移民。甚至连收复河西、与于阗天公主联姻的敦煌曹议金家族,也被发现有着粟特血统。又比如,今天居住在甘肃肃南的裕固族,曾经在中亚草原放牧,拥有一万顶牛皮帐篷,是九个回鹘部落之一;因为战火动荡,十万人赶着牛羊,穿过整条天山走廊,东迁到河西走廊、祁连山下。

366年夏季的一场新雨后,暮野四合,残阳如血;乐傅和尚杖锡远来,遥望三危山金光万道,状有千佛——人类的敦煌,就此在第一声斧凿之下诞生。莫高窟,由十六国北凉的乐傅和尚发起,开凿于敦煌城东南26公里、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遥接祁连雪山的大泉河水自南而

北，潺潺流过窟前。莫高窟开凿的地层，从地质学上讲，系寒武纪砂砾岩酒泉组，是由山洪、河水带来的砂砾在一百万年间堆积形成的。这些砂砾岩由钙质、泥质胶结，厚度极大，结构严密，一旦开窟、不易坍塌；同时与埃及的花岗岩、印度的紫砂岩相比，岩石硬度又相对松软，洞窟容易开凿。可以想见，当年鸠摩罗什、玄奘停驻河西讲经之时，能在这茫茫一片戈壁滩上，望见飘着榆钱、结着梨子杏子的树林水泉，心中是何等震撼、喜悦。

回顾百年敦煌学史，我辈莫高窟人感慨万千。

第一代敦煌人的使命，在于残烛下守护洞窟和临摹壁画；

第二代敦煌人的使命，在于风沙中研究文献和解读图像；

第三代敦煌人的使命，在于和欧美日本的交流和数字敦煌的拓展；

第四代敦煌人的使命，在于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走出玉门关，研究中亚五国的丝路文化遗产。

2016年夏，敦煌研究院邀请俄罗斯冬宫专家来院讲座解治肯特古城壁画的发掘、解读和修复；同年9月，迎来了如同隋唐27国朝会一般的首届“敦煌文博会”；2017年暮春，应吉尔吉斯斯坦文化部的邀请，我院派遣专家团去该国的纳龙州，做古城土遗址保护；夏季又组织专家十人考察撒马尔罕。

在走向中亚的热潮中，敦煌研究院的毛铭编选、翻译、校对了五位欧亚学者的中亚考古成果，组成《丝路译丛·玄奘之旅》五种，经由漓江出版社出版，这是丝路学界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毛铭在伦敦大学的专业是艺术考古，一直为伦敦《中亚艺术考古学刊》做编辑，为大英博物馆讲授“被遗忘的丝路：中亚五国”课程。从2003年夏季起，毛铭收到法兰西中亚学院的邀请，追随俄罗斯冬宫的马尔夏克教授夫妇和

卢湃沙博士、法兰西学院的葛乐耐院士、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科学院的瑞德维拉扎院士等,在中亚考古场地磨炼。她曾与这五位中亚学者有过场地朝夕相处的师生、战友情谊,对中亚考古场地出土的神庙、佛寺、壁画、雕塑、金银器、纺织品、陶器、印章、钱币等,有着第一现场的了解,因此在翻译这套译丛时,使命明晰、文笔清新、情感丰沛、深入浅出,让读者们对中亚热土心生向往。

这套“丝路译丛”的出版,还要感谢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科学院、俄罗斯冬宫博物馆、法兰西学院、纽约大学等海外学术机构的支持。

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建“丝绸之路中亚五国经济带”的倡议。“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推动了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经贸往来,也促进了文化外交、学术交流,为丝路文化遗产的再度繁荣带来契机。本套译丛所涉中亚五国的文化生态,可以作为我们学习“一带一路”倡议的参考书。让我们一起走出玉门关,来领略一下撒马尔罕的风光吧。



(敦煌研究院院长,丝绸之路与敦煌研究中心创办人)

2017年6月

译者前言

重新唤醒的北朝： 近年西方学者对中国考古的贡献

毛 铭

从波斯波利斯到长安西市

2003年夏天,我来到中亚古城撒马尔罕和片治肯特,跟随葛乐耐(F. Grenet)教授和马尔夏克(B. I. Marshake, 1933—2006年)教授发掘亚历山大的希腊式谷仓和喀喇汗王朝宫殿壁画。8月24日黄昏,考古队从烟尘满天的古城山丘,返回驻地撒马尔罕考古学院。忽然队员们一阵欢声雷动,原来是队里收到一份辗转数国发来的传真,通知我们又一粟特胡人墓葬在西安郊外发掘出土,入葬年代是北周(557—579年)。墓主人史君,生前定居河西走廊的凉州(今甘肃武威),身为北周高官“凉州萨保”,但是他的故乡却远在中亚史国^①,离考古队工作的场地仅60千米。

^① 史国(Kesh),汉文古籍也称羯霜那,今沙赫里萨布兹(Shahrisabz)城,也是明代中亚霸主帖木尔汗的故乡。

1999年和2000年,两位入华粟特人——虞弘^①和安伽的墓分别在山西太原和陕西西安发掘出土。^②粟特胡人^③的灵魂似乎在相互召唤着,陆续破土而出:在安伽墓所在的西安郊外方圆几百米之内,连续出土史君墓(2003)、康业墓(2004)、李诞墓(2005),入葬年代都在550—600年之间。一片沉睡千年的文化旧大陆被唤醒了,这就是北朝^④。从公元前2世纪到盛唐8世纪,粟特人曾经是长袖善舞的商旅,穿越于沙漠驼铃之路、草原貂皮之路,还渡海往红海波斯湾,南下印度洋、东南亚,用昆仑舶载来“撒马尔罕的金桃”。新出土的粟特墓主人,大多年轻时是跋涉于丝绸之路荒漠的商旅和使臣,斡旋于北朝鲜卑宫廷与草原可汗国之间;中年之后定居北朝管理胡人移民社团;死后哀荣,葬在贵族墓地。这一系列的考古盛宴,给中外学界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视野,让人们得以重新考虑粟特人在北朝的汉化和鲜卑贵族的胡化。^⑤

中国的智识界一夜之间,迷惘地面对充满了异国情调的图像:那些粟特胡人通过丝路经商暴富,在北朝封官受爵,锦衣玉食,穿戴如同萨珊波斯皇族一样;与草原来的突厥人和骑乘大象的嚧哒王子饮酒观舞,握手言欢;粟特人崇拜的娜娜女神有四条手

① 从严格意义上说,虞弘并非粟特人,根据墓志铭,他的故乡在中亚鱼国,目前确切地方不明,但是虞弘因为与粟特人通婚,文化上融入来华粟特社团,姑且算成粟特人一员。

②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皆刊登于《文物》2001年第1期,文物出版社。

③ 粟特邻近中国新疆,位于阿姆河(Amu)和锡尔河(Syr)之间的肥美绿洲(汉文古籍也称为乌浒水[Oxus]和药杀水[Yaxartes],阿姆河也称为妫水)。在今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和塔吉克斯坦西部。

④ 北魏拓跋鲜卑在大同、洛阳定都以来,在6世纪又分裂成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分别以河南安阳和西安为都城。因为与当时定都在南京的南朝(宋、齐、梁、陈)南北对峙,而被称为北朝。

⑤ 在虞弘墓所在的太原郊外王郭村,以前有著名的北齐大将军娄睿墓,还有2002年出土的娄睿的继任徐显秀墓,出土图像带有祆教飞兽,萨珊联珠圈内刻画戴冠女神等,可能与鲜卑贵族亲近粟特文化有关。

臂,手托日月,骑着双头狮子;墓志铭由汉文和蝌蚪一样的粟特文共同书写。江南六朝烟水之中,有着秀骨清风的菩萨,手持麈尾玄谈的王谢子弟;而此刻北朝的帝王之家正忙着迎接远嫁而来的蠕蠕公主;北齐北周则向强悍的突厥可汗进贡大量绢帛,粟特胡商又进一步把这些丝绸贩往高加索和拜占庭。汉字文化圈熏陶下的中、日、韩学者,忽然一阵晕眩,发现我们对于南朝的了解如此入微,而对于流行鲜卑语的北朝文化,却是如此陌生!现在,汉族与西方站在同一地平线,那些擅长“胡学”的西方学者从一些新鲜的角度,为北朝文化作出贡献。^①

安阳:第一个发现粟特人在中国之图像证据的是女学者斯卡格里亚(Giustina Scaglia),她于1958年犀利地察觉到,被冷落在波士顿美术馆里的几块来自河南安阳的围屏石榻^②,年代是北齐(550—577年),线刻石屏上,葡萄架下手持来通(Rayton,波斯式样的角杯)饮酒的主人翁,头戴白毡帽,身穿翻领小袖胡服,可能是移居北朝的粟特人,或者是嚧哒人。^③这一先知先觉的发现,打破了中国的粟特学一千五百年来只有文献、没有图像的窘况。

美秀(Miho):斯卡格里亚对北齐安阳石屏的发现寂寞了四十年,直到1997年乐仲迪(Judith Lerner)和朱安耐(Annette Juliano)

^① 1928年傅斯年评论:“凡中国人所忽略,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问题,在欧洲人却施格外的注意。”因为史籍称游牧民族为“杂虏”,傅氏笑称,“西洋人治这些匈奴以来的问题,不是汉学家,而是‘虏学家’”。

^② 安阳石葬具的双阙收藏入德国科隆博物馆,其他部分也藏在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

^③ Giustina Scaglia, *Central Asian on a Northern Ch'i Gate Shrine*, *Artibus Asiae* XXI (1958), pp. 2-28.

两位女学者在此基础上,证明了早年出土于中国北方、经过艺术市场辗转收藏于日本美秀博物馆的两块石阙和十一块石屏,可以组成一个完整的围屏石榻^①,这并非以往人们猜测的赝品,而确是北朝粟特贵族的祆教遗物。^② 2004年马尔夏克根据美秀图像风格,认为其年代应该界于安阳石屏和安伽石屏之间,即邺都安阳初兴的556到570年之间。同书中马尔夏克夫人腊丝波波娃指出美秀石屏浮雕上骑着大象与留着长辫子的突厥人同行的游牧民族王子形象,就是历史上消失多年的嚧哒人。曼都(Madhuvanti Ghose)对骑狮子的娜娜女神形象从巴比伦起源、渗透进印度和粟特神庙的研究,为美秀石屏上的娜娜女神图像研究提供了线索。^③

天水:1980—1998年,宁夏固原发掘了一批北周高官(宇文猛、李贤、田弘、叱罗协、若干云等)和隋唐粟特史氏家族(史射勿、史索岩、史诃耽、史铁棒、史道德)墓葬,出土物充满异国情调,包括萨珊玻璃碗、金戒指、蓝宝石印章、希腊—大夏鎏金银胡瓶等。固原靠近天水,天水也是丝路上粟特人的聚居地。乐仲迪发现出土于1981年却一直未受重视的天水石屏也属于粟特艺术,其中有胡

① 有些考古资料称此为石棺床,但因为此器物并非全都用于放置墓主人遗骸,而更接近于墓主人生前待客时候的坐具,所以在此称围屏石榻。

② Juliano & Lerner, *Cultural Crossroads: Central Asian and Chinese Entertainers on the Miho Funerary Couch, Orientations*, Hong Kong, Oct. 1997, pp. 72–78; *Eleven Panels and Two Gate Towers with Relief Carvings from a Funerary Couch*, Miho Museum, south wing, Miho Museum, 1997, pp. 247–257, Cat. No. 125; *The Miho Couch Revisited in Light of Recent Discoveries, Orientations*, Hong Kong, Oct. 2001, pp. 54–61.

③ Madhuvanti Ghose: *Nana, the 'Original' Goddess on the Lion, JIAAA I*, edited by Judith Lerner and Lilla Russell-Smith, London, Brepols, 2006.

人酿酒场面,还含有游牧嘍哒人的艺术元素。^① 2001年,朱安耐考察了甘肃南部离天水不远的拉稍寺岩壁壁画,发现成排护卫佛陀的狮子大象图像与粟特艺术有关。^② 2005年,乐仲迪就多个粟特石葬具,从波斯学的角度作了通盘评述。^③

虞弘—安伽:马尔夏克^④于2001年分析了虞弘和安伽石葬具艺术上的波斯因素与突厥风格,引起西方学界对北朝—粟特艺术的高度关注。^⑤ 2002年主持撒马尔罕古城发掘十八年的法国的葛乐耐教授访问虞弘墓,与发掘者张庆捷一起探讨其中的祆教天国图像,认为虞弘图像是入华粟特墓葬艺术中最具原汁原味波斯风格的。2006年虞弘遗骨的鉴定表明他是99%的印度—欧罗巴人种,体质上很可能接近面白多须髯的伊朗人类型,而虞弘夫人遗骨表明她是胡汉各半的混血人种,虽然姓氏是粟特化的。朱安耐于2006年新研究了虞弘的图像,虞弘胡坐于荃蹄之上,一腿下垂、一腿置于膝盖上的坐姿,与北齐出土的菩萨像坐姿相似,由此推测出

① Judith Lerner, *The Miho Couch Revisited in Light of Recent Discoveries*; (with Annette L. Juliano), *Orientalism*, 2001, Hong Kong; pp. 54–61; Lerner & Juliano: *Monks and Merchants, Silk Road Treasures from Northwest China, Gansu and Ningxia, 4th–7th Century*, Harry N. Abrams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Asian Society, New York, 2001.

② Juliano, "Hidden Treasures: Little Known Buddhist Cave Temples in Northwest China, 5th to 7th Centuries", *Orientalism*, Hong Kong, Oct. 2001, pp. 62–71.

③ Judith Lerner, "Aspects of Assimilation: The Funerary Practices and Furnishings of Central Asians in China", *Sino-Platonic Papers*, vol. 168, 2005, pp. 1–51.

④ 马尔夏克教授主管俄罗斯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State Hermitage Museum)波斯—中亚藏品,主持中亚片治肯特古城发掘五十多年,很不幸于2006年秋于中亚考古场地猝然殉职,被埋葬在他所钟爱的中亚热土。

⑤ Marshake, "La thématique sogdienne dans l'art de la Chine de la seconde moitié du VI^e siècle", *Comptes Rendu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 fasc. 1, 2001, pp. 227–264.